

影響力評價 —
為永續發展負起責任

環境變遷加劇、生物多樣性降低等環境議題，加上不平等勞動市場等社會議題，在在顯示企業的影響不僅限於金融市場。商業行為可能造成社會、生態系統甚至全球環境的正面及負面外部影響。

影響力評價是可供企業運用的方法和工具，目的在獲取詳盡且具體的資訊，瞭解企業的社會影響價值（或成本），並辨識、衡量與評價企業在產品及利潤外的各類影響。企業若能進行影響力評價，代表其不僅重視客戶與供應商，也關注自身對其他利害關係群體的影響，包括個人和環境在內。相關影響經過衡量與量化後，將根據所創造或摧毀的價值，以具體的正面或負面數據呈現。唯有衡量此類外部效果，才可能展現企業的真正價值。

影響力評價不僅是為了永續經營報導，而是希望更透過各類量化及貨幣化技術，以系統化的方式排列需評估資訊的優先順序、蒐集與評估資料。影響力評價目前仍處於初期發展階段，但其重要性逐漸提升。越來越多會計、財務及永續專家建議以影響力評價提高永續經營標準，為企業提供有效工具，並要求企業為其表現負責。

影響力評價與其他形式的永續經營報導不同，其要求企業以嚴格及系統化的方式，評價其業務活動產生的外部效果。此外，影響力評價目的在做為管理團隊的決策工具，而非僅是向股東提出永續經營及企業責任計畫，亦與多數其他形式的永續經營報導不同。

我們希望在此呈現世界各地企業的營運現況，以協助瞭解影響力評價在全球整體及特定產業中如何演化。我們發現，即使已經過了三年，企業對於影響力評價的目的與執行仍有許多誤解。影響力評價需要大量時間、知識與資源，因此，許多企業誤解且不當執行評價方法，更有企業完全忽略影響力評價。



Manjit Jus
Head of ESG
Ratings



Marie Froehlicher
Sustainability
Specialist,
ESG Ratings



Bethany Busher
Sustainability
Specialist,
ESG Rating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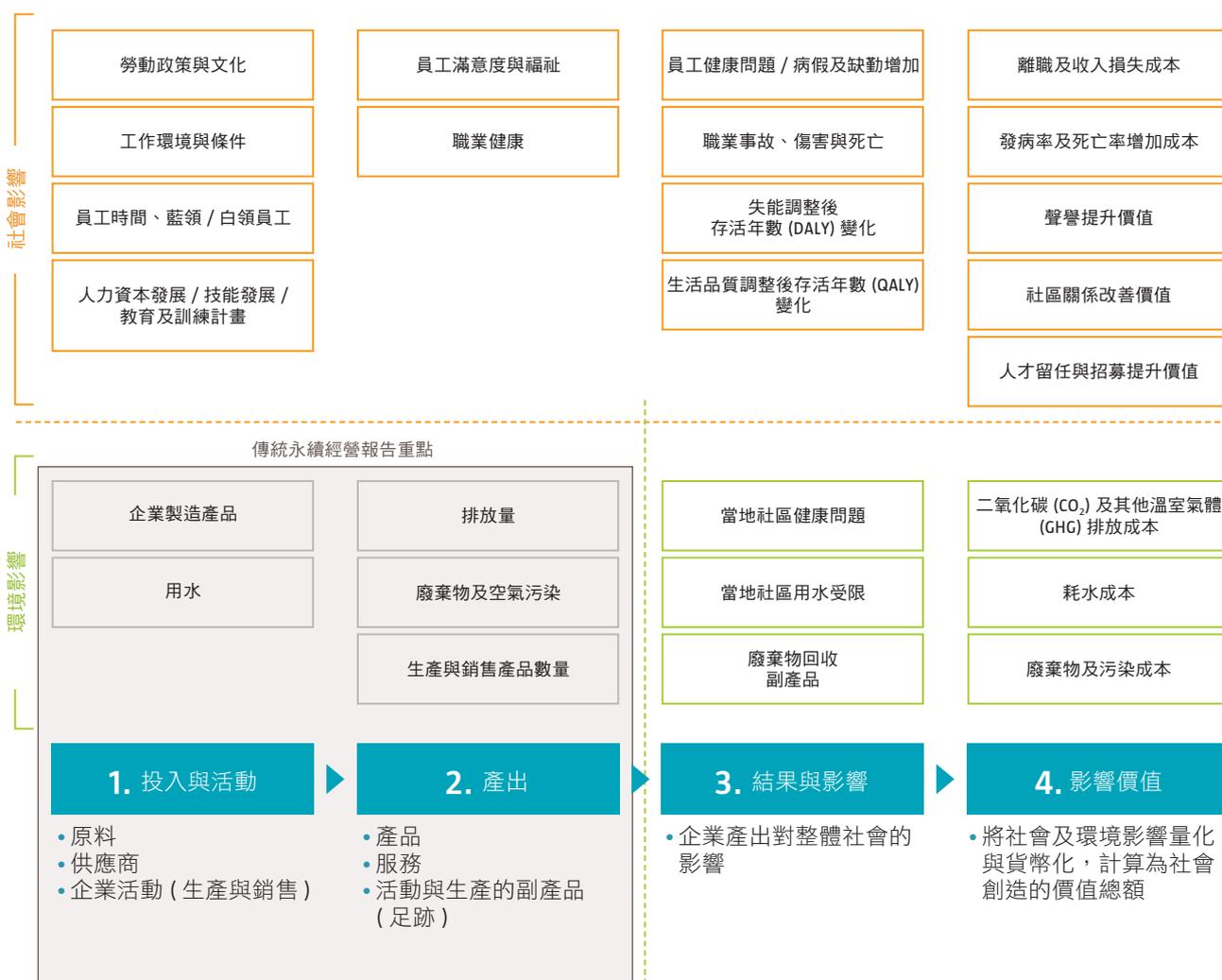
[影響力評價] 目的在做為管理團隊的決策工具，而非僅是向股東提出永續經營及企業責任計畫。

重新界定價值主張

企業的功能是提供產品和服務，但在過程中消耗與利用的資源中，有許多未列於資產負債表或永續經營報告。二十世紀迄今，企業一般將價值及利潤內部化，並將隱藏成本及損害外部化，也就是將收益、成本及利潤與生產緊密連結，但將其其他效果（無論為有害或有益）留給社會承擔。

直到今日，企業的主要價值主張仍僅限於財務報表上的利潤及損失，主要利害關係人則僅限於客戶、債權人、投資人和股東。影響力評價強迫企業擴大以財務為導向的價值主張，納入其所創造（或摧毀）的全部價值，不僅針對財務資本，更涵蓋社會、人力及自然資本。此類資本亦為企業使用的重要資源，但鮮少被列入生產的投入要素，或是外部影響的產出要素。

圖 1：影響力評價流程



影響力評價超越傳統永續經營報導，要求企業不僅是衡量，更必須使用貨幣價值或其他量化指標，評估對社會及環境的影響。

資料來源：RobecoSAM

其中，自然資本¹獲得最多關注，且最容易說明。企業活動排放碳及其他有害物質，因而摧毀自然資本（特別是空氣及大氣健康）。此外，跨國集團及當地企業持續掠奪天然林地和資源，將化學品傾倒至河川與海洋，並將廢棄物堆放於掩埋場。此類活動不僅損害現有自然資本，更危及後代可用的自然資本。由此可見，企業為自身利益使用自然資源與摧毀自然資本，卻未

將負面成本列入資產負債表。同樣地，個人與團體也是企業可使用的資源。社會資本及人力資本可衡量個人、家庭、社區、團體及網路的知識、技術、能力和共通基準。企業運用此類資本，透過產品和服務創造正面價值，甚至藉由進階教育與訓練加以提升。然而，若企業在生產過程中，損害員工、社區、團體、社會的健康或福祉，亦可能摧毀價值。

管理風險與掌握機會

若企業外部效果對環境和社會造成的既有風險，不足以促使企業採取行動，尚有其他重大實際

理由推動企業進行影響力評價，包括預測與管理未來風險。

主動管理相關風險

- **保護業務運作** – 為提供產品和服務，企業必須投入大量自然、社會及人力資本。若此類資源減少或遭到破壞，企業的產出亦將受到影響。
- **法律與管制行動** – 為因應氣候危機，世界各地已陸續出現各類管制行動，顯見各國政府將持續限制可能產生負面外部效果的企業活動。
- **消費者偏好變化** – 越來越多消費者重視企業的 ESG 影響。創造高附加價值的產品，同時盡力避免損及人類和環境的永續企業，較可能獲取信任及提高市占率。
- **供應鏈夥伴** – 若企業未能妥善管理整體影響，亦可能為供應鏈中的夥伴帶來風險。單一夥伴的負面聲譽效果，可能快速散播至上下游供應商和客戶。
- **投資人與融資** – 越來越多投資人採用 ESG 評等做為投資標準。投資人偏好完整考量長期風險與機會的企業，藉此為社會創造正面共通價值。企業若未能辨識、評價與修正負面影響，將導致融資成本提高及股東撤資風險。

影響力評價可協助企業辨識與衡量其他工具無法達成的重要（與財務相關）價值創造面向。² 影響力評價有助企業瞭解所產生的負面成本與正面利益，並得出涵蓋潛在風險與可行機會的整體觀點。透過影響力評價，企業將可提升強化關鍵領域、拓展新領域、克服障礙與對抗未來風險的能力。以下為影響力評價對企業及產業的正面功能。

若環境風險不足以促使企業採取行動...尚有其他重大實際理由推動企業進行影響力評價，包括預測與管理未來風險。

¹ 自然資本是指可共同為人類、環境、社會和企業等社會實體帶來各類利益的可再生及不可再生自然資源庫存（包括植物、動物、空氣、水、土壤和礦物）。Natural Capital Coalition, Natural Capital Protocol, 第 2 頁

² EY Report. “Total Value: Impact valuation to support decision-making”, 第 4 頁

瞭解與把握機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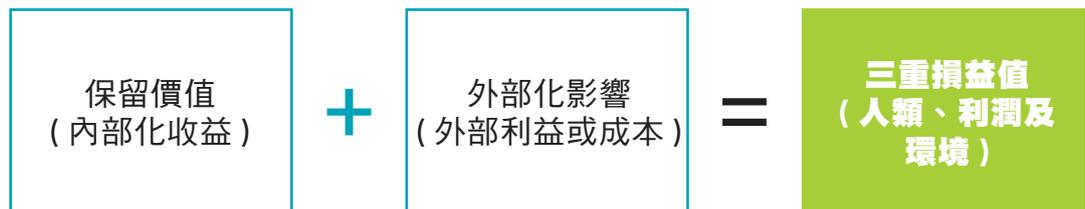
- **決策支援工具** – 為發展足以降低或提高影響的政策、程序、合作及產品，有必要瞭解影響在組織中的位置和強度。企業可根據影響力評價結果進行資本投資，以擴大或降低影響。
- **證明重大價值創造** – 企業可透過影響力評價瞭解薪資、就業、醫療保健、訓練及服務如何對個人、家庭、社區、當地經濟及企業本身造成有力的正面影響。此外，企業亦將定期投資有助益的發展及教育計畫，為主要利害關係人創造加乘效果。
- **提升透明度** – 企業若能公開其影響評估和結果，將有助建立商譽與獲取利害關係人信任。
- **知識共享** – 企業亟需散播知識與經驗。企業若能分享知識，同樣有興趣推展影響力評價的供應鏈夥伴及同業，即較可能提供具有建設性的回饋意見。產業內部及跨產業合作有助共同解決關鍵問題，強化特定產業價值鏈的永續經營能力，以及影響力評價的整體發展，進而達到全球經濟的永續目標。

影響力評價…可提高永續經營標準，為企業提供有效工具，並要求企業為其表現負責。

整合性報導 – 衡量三重損益值

許多企業採用貨幣化損益 (P&L) 法進行影響力評價，以瞭解外部效果對社會及環境健康與福祉的財務影響，與傳統上透過損益瞭解財務健康類似。企業可藉由損益法，優先處理業務活動最為相關的影響領域，衡量與此類活動有關的投入與產出 (外部效果)，再將得出的資料轉換為貨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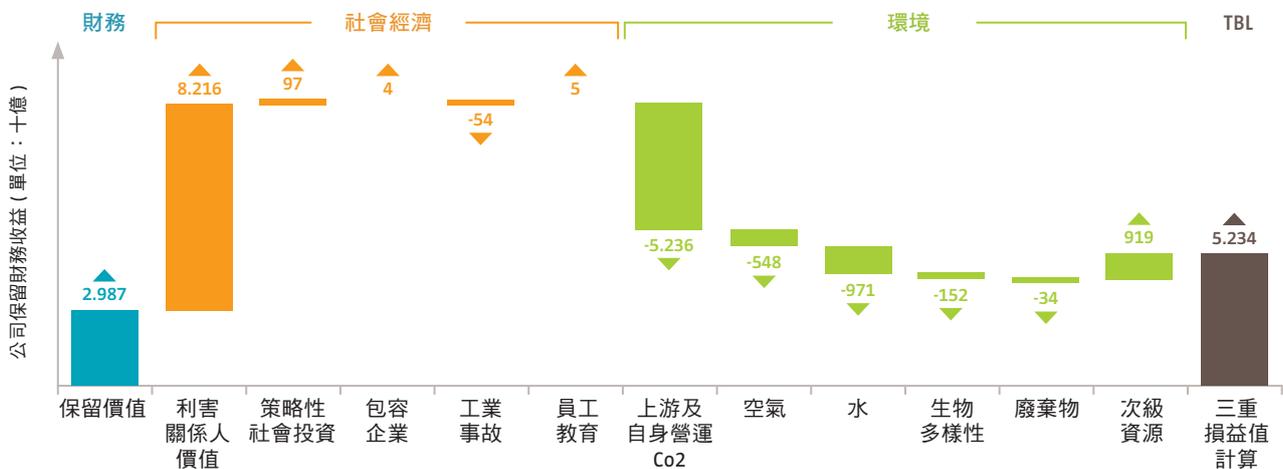
價值 (貨幣化)。整合損益可衡量與貨幣化經濟、社會及環境外部效果 (無論為正面或負面)，並將結果與企業財務報表的內部化收益整合。整合後的結果可確實呈現三重損益值 (TBL)，也就是為社會中所有利害關係人創造 (或損失) 的價值總額 (請參見圖 2)。



此類影響損益未列入企業財務報表，但可用於補充財務報告，以供高階管理團隊評估與影響有關的風險和機會，並向利害關係人提供企業

對於永續議題的處理紀錄。影響損益可能為不同形式，包括整合、環境及社會損益，視影響評估的範圍及目的而定。

圖 2：計算三重損益值 – 對利潤、人類及環境的最終影響



以上舉例說明企業的整合損益表。即使存在負面環境外部效果，但可由正面社會及經濟外部效果補償，因此三重損益值 (TBL) 為正數。

資料來源：LafargeHolcim, Sustainability Report 2017

CSA 中的影響力評價

SAM 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Assessment (CSA) 主要目的在蒐集最新的企業永續績效資訊，並向投資人提供資訊，其次則是使企業得以瞭解自身情況。大規模的資料蒐集程序促使企業深入參與，有助企業瞭解並採納最為先進的最佳實務，

並為利害關係人未來可能提出的要求做好準備。即使目前發展及重要性仍不顯著，影響力評價仍是未來可望大幅成長的關鍵永續領域。

在 CSA 中納入影響力評價，可供我們評估管理團隊將結果納入策略規劃、預算編列及商業模式分析的程度。

影響力評價題組在 2016 年的 CSA 中首度出現，61 項產業問卷中，有 16 項包含影響力評價題組。此題組目的在辨識已採納相關程序評價主要環境及社會外部效果影響的公司，並評估管理團隊將結果納入策略規劃、預算編列及商業模式分析的程度。

2018 年的 CSA 中，全部 61 項產業問卷均包含影響力評價問題。此類問題列於問卷的「Future Questions」部分，使公司有機會審慎思考、探討與挑戰此一新興但重要的永續議題，但不影響其整體永續績效。

2019 年 CSA 結果

總計 259 家公司回覆其有進行影響力評價；但不代表所有公司均正確評估其影響。盡職調查結果顯示，其中僅有 31% (81 家公司) 實際依照一般公認實務標準進行影響評估，可見企業仍不甚瞭解影響力評價的定義與執行方法 (請參見圖 3)。

就地區而言，亞太地區及歐洲公司在回覆意願方面領先其他地區，之後依序為北美洲、拉丁美洲及非洲公司。許多亞太地區公司的回覆，實際上尚不屬於正確的影響力評價，高回覆率可能代表亞洲公司認為其必須展現領導力，在全球經濟地位提升的同時，塑造良好的永續形象。歐洲的高回覆率，幾乎可確定是因歐盟法規較為嚴格所導致。

問題重點為：

- (1) 企業是否針對社會或環境的外部影響進行影響力評價；
- (2) 外部影響源自上游製造及加工階段，或下游產品及服務階段；以及
- (3) 企業採用的影響力評價技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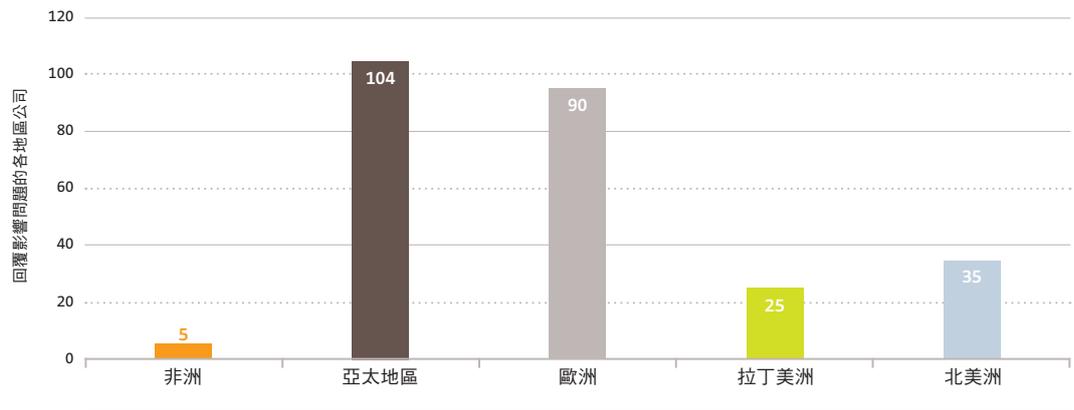
對於影響意義與衡量的誤解

正確完成影響力評價是指企業在辨識與量化外部環境影響 (例如空氣污染、水污染、廢棄物、噪音污染、交通干擾) 及外部社會影響 (例如工業事故、包容性的企業投資、社區教育、微型金融貸款) 後，評估此類影響如何改變自然及社會資本指標。

部分企業甚至透過整合損益 (IP&L)、環境損益 (EP&L) 或社會損益 (SP&L) 表，將有關各類影響的收益及成本貨幣化。

若未確實瞭解影響力評價有助於提升企業的社會價值主張，管理團隊可能不願為此長期利益耗費短期投資成本。

圖 3：宣稱進行影響力評價的各地區公司



總計 259 家公司，各地區均存在有關影響衡量的誤解。宣稱完成影響力評價的公司中，不到三分之一 (31%) 提出可接受的證明文件及證據。

資料來源：SAM 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Assessment 2019

填報影響評估的公司中，僅有 31% 根據標準定義正確執行影響力評價，可見即使是永續專家，對於此主題仍存在誤解。許多公司明顯誤解影響力評價的目的、執行方法及用途。

影響力評價目的在衡量、量化與評價可顯示企業活動如何創造或摧毀價值，但尚未納入企業

傳統財務報表的外部效果 (無論為正面或負面)。然而，回覆其已完成影響力評價的 259 家公司中，69% (178 家公司) 提出永續計畫做為證據，但其中多半僅為已納入 (並內部化於) 公司資產負債表的財務指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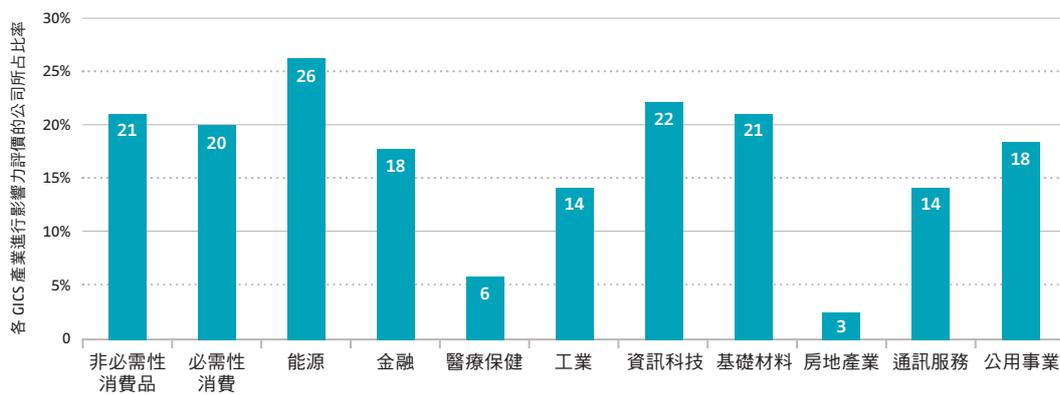
以下舉例說明公司視為影響力評價技術的專案及計畫。此類專案及計畫縱與永續經營有關，但不構成影響力評價。

- 企業為降低環境足跡進行的投資或支出 (例如避免 / 降低排放、材料 / 能源效率、為提升環境績效、淨化環境或支應修復成本的資本支出或營運支出)。
- 源自永續產品及服務的營收 (例如可回收或可分解材料、減少使用原料、減少有害物質、增加使用回收或可再生內容)。
- 對社區投資計畫的慈善捐獻和捐贈。
- 回覆僅著重經濟外部效果 (例如源自創造職位、員工薪資、納稅、貢獻整體 GDP 的經濟利益)，未考量環境或社會外部效果。

由此可見，不僅在執行影響力評價所需的實際標準，甚至在進行影響力評價的動機方面，均明顯存在廣泛誤解。就前者而言，企業可能僅是缺乏瞭解與正確執行適當影響評估所需的專業技術及知識，但即使存在知識、專業技術和動機，進行適當影響力評價在許多層面仍相當複雜，且必須耗費大量資源。在未對營運造成立即威脅的情況下，若未確實瞭解影響力評價有助提升企業的社會價值主張，管理團隊可能不願為此長期利益耗費短期投資成本。

即使是永續專家 – 對於影響力評價仍存在誤解

圖 4：各產業影響力評價概況



如資源密集產業，能源、基礎材料及對消費者的非必需性消費品，在適當執行影響力評價方面名列前茅。

資料來源：SAM 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Assessment 2019

就領導產業而言，能源、資訊科技、基礎材料及非必需性消費品業在正確執行影響力評價方面名列前茅（請參見圖 4）。在天平的另一端，醫療保健及房地產業中，不到 10% 的公司在 2019 年正確進行影響力評價。

能源業在氣候危機中的角色已眾所周知，參與率較高不令人意外。能源業活動與溫室氣體排放等負面環境外部效果直接相關，導致較多利害關係人要求衡量、報告與揭露環境足跡。基於類似理由，基礎材料及非必需性消費品業的參與率較高也在意料之中。此類產業與環境污染及人權、虐待勞工等社會指標緊密連結，在開發中市場尤其如此。

資訊科技業僅次於能源業，亦值得探討。可能是該產業的性別不平等、缺乏多元性等情況遭到揭露，管理團隊因此希望更為瞭解其社會影響。此外，資訊科技公司可能希望瞭解與抵銷數位化與自動化對勞動力造成的負面效果。

資訊科技公司亦提供所需平台和工具，加速提升偏遠及服務不足地區的社會經濟融入程度，如此可能在特定地區對經濟成長造成較大的加乘效果，進而在企業總影響方面產生主要效果。資訊科技公司可能希望在此類利益與其擴張市場間，建立較為具體的連結，以藉此提升商譽，並獲取地方政府、當地社區及投資人的財務支援。

能源、資訊科技、基礎材料及非必需性消費品業 (consumer discretionary sectors) 在正確執行影響力評價方面名列前茅。

衡量供應鏈中的外部效果

企業價值鏈極為複雜，可能涵蓋多重產業、供應商及地區。供應鏈中的個別供應商，各自有其環境及社會外部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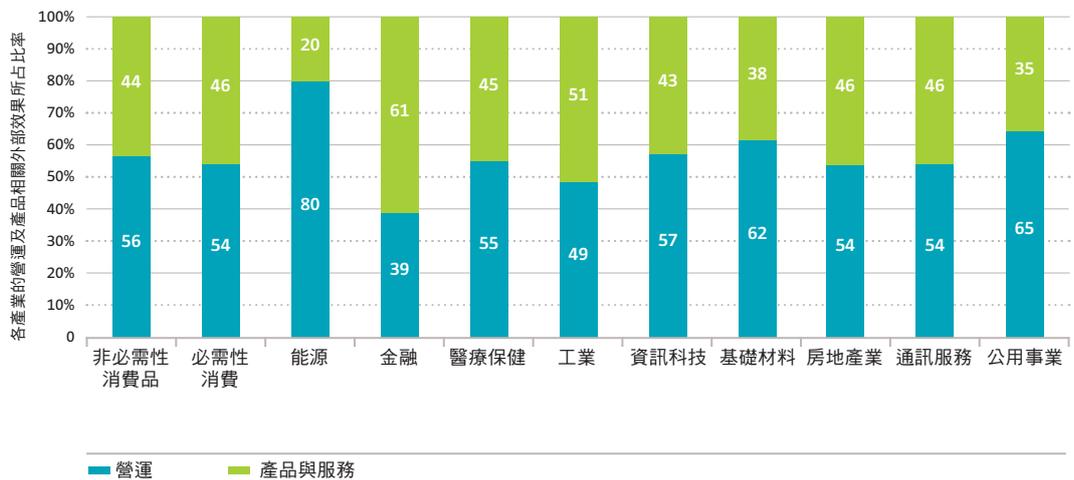
除了加工、製造、行銷及配送外，消費者及售後消費者服務也是鏈中的重要環節。由於廢棄物對海洋、陸地、土壤和空氣的污染日趨嚴重，即使距離企業核心營運相當遙遠，產品出售後的情況仍成為關鍵影響領域。許多研究關注產品生命週期評估，以及產品耐用年限屆至後的影響。因此，企業必須指明其影響力評價分析所涵蓋的外部效果，是由自身營運或其產品或服務所產生。

企業所填報的外部效果中，平均有 57% 的來源為自身營運，43% 則為產品及服務。

企業所填報的外部效果中，平均有 57% 的來源為自身營運（製造活動、辦公室及營業處所），43% 則為產品及服務（請參見圖 5）。能源、基礎材料及公用事業填報的外部效果中，平均約 69% 屬於「自身營運」影響。由於這些產業在生產過程中，特別容易產生環境外部效果，此結果相當令人振奮。

金融業主要著重與產品及服務有關的外部效果（占所填報外部效果的 61%），由於金融業主要透過投資其他公司（例如投資基金）或家庭（例如房貸）創造外部效果，有此結果亦令人感到欣慰。然而，在金融業填報的外部效果中，相當高比率（39%）著重自身營運（例如辦公室及營運處所），因此我們懷疑企業是否確實思考關鍵業務領域所造成的影響。

圖 5：衡量營運外部效果高於產品外部效果



除金融業外，多數產業衡量有關創造產品及服務（營運）的外部效果，而非有關售後產品及服務（產品與服務）的外部效果。

資料來源：SAM 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Assessment 2019

企業衡量的外部效果

企業所衡量與填報的外部效果中，62% 影響環境領域，38% 影響社會領域 (請參見圖 6)，主要原因在於影響力評價最初是在紡織、化學製品及建築材料業中所開發的，其中涉及不容忽視的環境外部效果。然而，企業及投資人現已逐漸瞭解，環境與社會外部效果密不可分。

企業所衡量與填報的外部效果中，62% 影響環境領域，38% 影響社會領域。

舉例而言，化學製品公司因營運及產品排放的有害化學物質大於預期，近年來多次成為重大環境爭議焦點。此類情況不僅影響溫室氣體排放量，損及生物多樣性，更因毒性物質進入動物和人類食物鏈，導致疾病與早亡率提高，對當地社區造成嚴重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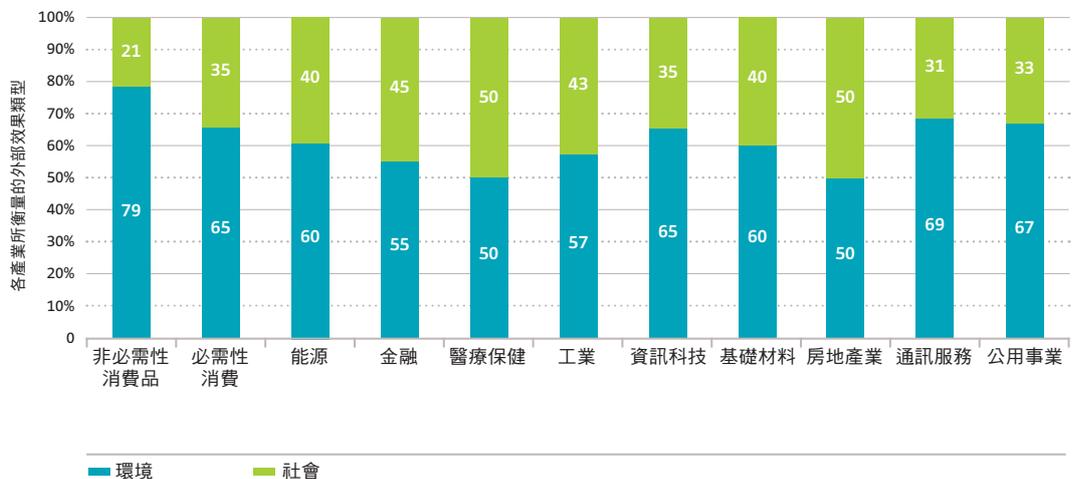
貨幣化估價技術使企業及投資人較易加總與比較各類影響，並運用資料進行資本投資或其他決策。

影響力評價技術 – 貨幣化與量化

貨幣化評價技術將成本及利益轉換為貨幣單位，使企業及投資人較易加總與比較各類影響，並運用資料進行資本投資或其他決策。量化評價方法則使用非貨幣的數字單位評估企業影響強度。在評估特定情境或族群所受到的影響時，可使用量化技術。舉例而言，企業耗水在缺水地區的價值與影響，將高於水源豐沛地區。在此類情況下，以立方公尺 (m3) 計算耗水量較具有意義，使用不涉及地區情境的貨幣化價值，則較無意義。

此外，在難以估計人類壽命、野生生物、生物多樣性等非財務影響的貨幣價值時，通常會使用量化技術。影響的量化評價包括受環境變化影響的人類及物種數量、以失能調整後存活年數 (DALY) 或生活品質調整後存活年數 (QALY) 衡量的人體健康變化、空氣品質、失業率、福祉變化及生活滿意率等。

圖 6：衡量環境外部效果高於社會外部效果



本表顯示各產業所衡量的外部效果 (環境或社會) 類型。僅有醫療保健業平等衡量兩類效果，其他產業均較常衡量環境外部效果。

資料來源：SAM 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Assessment 2019

由於在將影響指標貨幣化前，一般必須使用量 表說明請參見圖 7。
 化方法，許多公司兼用兩類技術。各方法的圖

圖 7：量化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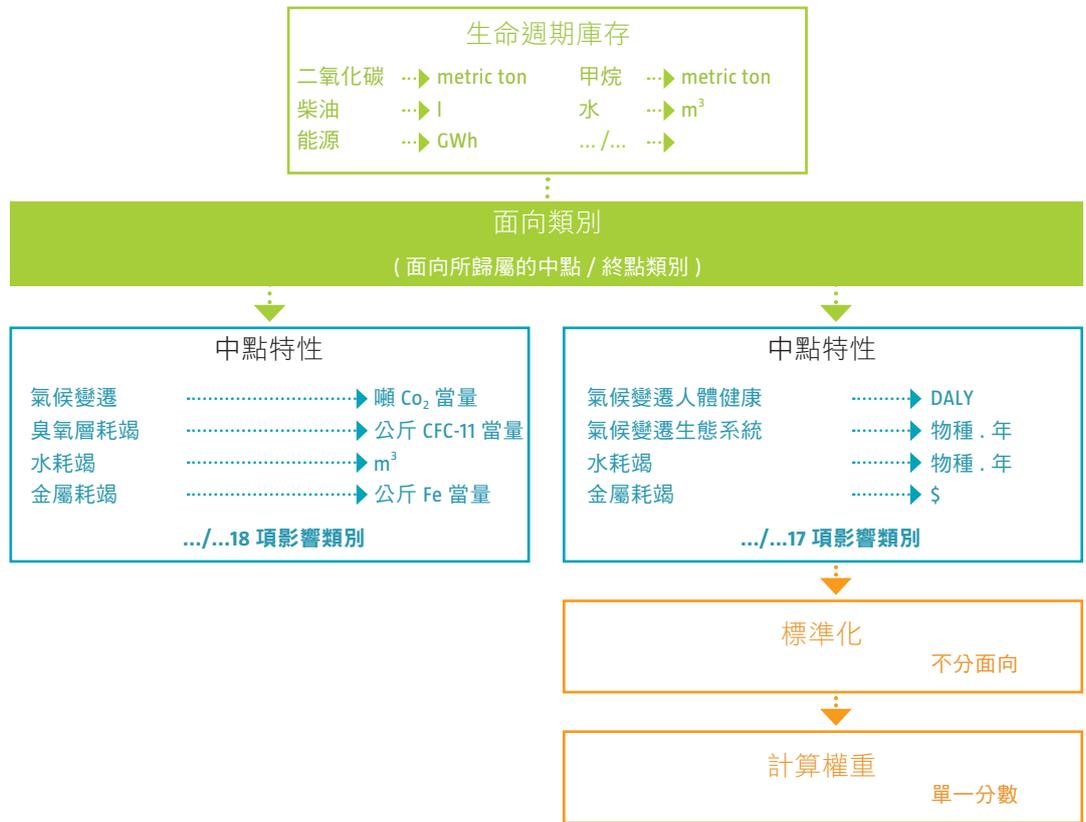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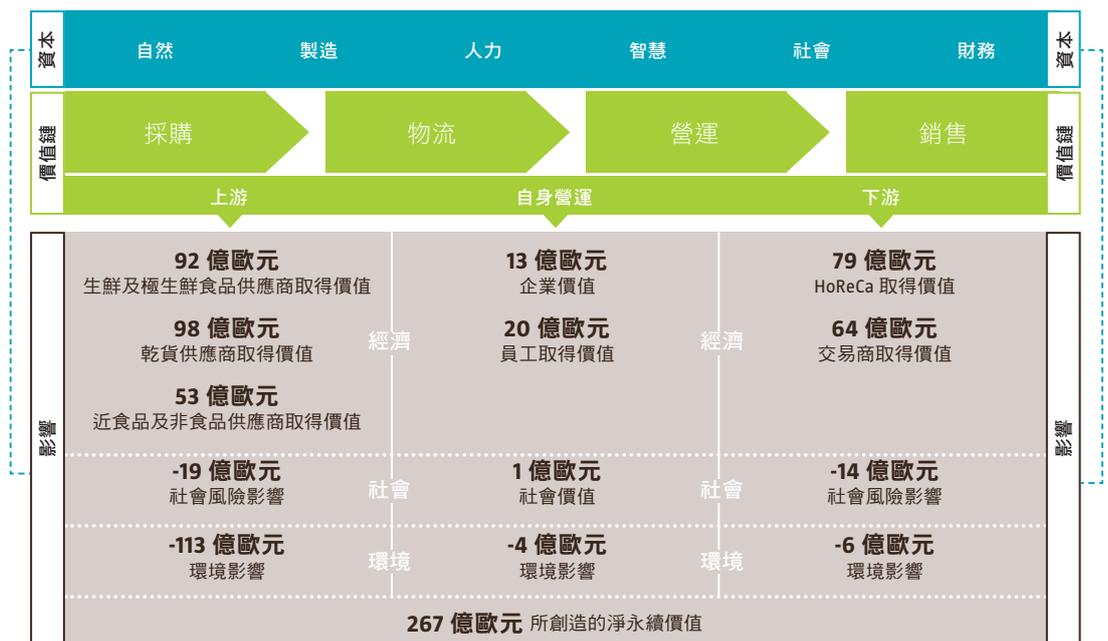


圖 7 說明大型電力公司如何使用量化技術進行影響力評價。此方法將環境結果轉換為中點或終點。終點以環境指標表達其環境影響 (例如傷害人體健康、損害生態系統、耗盡自然資源等)。計算出各終點的權重後，再加總為單一分數。

資料來源：SAM 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Assessment 2019

圖 8：貨幣化方法



資料來源：SAM 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Assessment 2019

圖 8 說明大型食品零售商如何使用貨幣化方法進行影響力評價。此方法是以自然及社會資本議定書 (Natural and Social Capital Protocol) 為根據，計算企業價值鏈在經濟、社會及環境影響方面的淨影響總值後，再加以貨幣化。³

³ World Business Counci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BCSD), Social & Human Capital Protocol, methodology guidebook

CSA 資料顯示，平均有 81% 的公司將外部化影響貨幣化。工業、基礎材料業等關注環境外部效果的產業，目前主要採用貨幣化技術。

然而，業界領導廠商已開始結合貨幣化與量化方法，將社會外部效果及影響納入風險管理策略。越來越多公司採用失能調整後存活年數 (DALY) 衡量員工、客戶、當地社區因疾病、失能或死亡損失的生命。

平均有 81% 的公司將外部化影響貨幣化…且碳社會成本是最為廣泛運用的貨幣指標。

結論

企業可採用嚴格客觀的影響力評價，避免在無適當佐證的情況下，提出主觀的永續主張，藉此降低「漂綠」風險。越來越多財務會計專家提倡影響力評價，以期推動財務會計及財務金融改革，透過可比較的標準化影響資料，辨識具有正面影響的企業，進而建立真正的永續經濟。將影響資料標準化，可使投資人較易分析與比較不同企業的永續績效。

報，有助我們確保影響最大的外部效果能在經過衡量與評估後，納入風險管理策略。

此外，CSA 未來將分別評估企業的負面及正面外部效果，不僅加強瞭解負面外部效果如何影響風險，同時深入分析企業的正面影響，以運用產品及利潤等傳統指標之外的因素，評估企業如何為社會創造價值。我們與 CDP、WBCSD、自然資本聯盟 (Natural Capital Coalition)、社會人力資本聯盟 (Social and Human Capital Coalition) 等產業標準設定機構的合作，亦將不斷加深加廣。

企業可採用嚴格客觀的影響力評價，避免在無適當佐證的情況下，提出主觀的永續主張，藉此降低「漂綠」風險。

將影響納入會計系統的路途極為漫長，而我們距完全整合的終極目標仍相當遙遠。影響力評價雖不容易，但並非不可能的任務。各產業的領先者已開始進行影響評估，並相互合作力求發展，因瞭解影響力評價所帶來的優勢，以及毫無作為所伴隨的風險。

WBCSD、GRI、SASB、CDP 甚至 CFA Institute 等永續經營報導機構，目前正致力開發整合式的「影響加權」會計系統，使企業得以將正負面外部效果內部化與貨幣化，與傳統損益表將生產投入與產出的成本及利益內部化類似。⁴ 此類系統亦可將影響納入企業預測與評價所用的財務比率，有助改革基礎及投資分析。⁵

然而，CSA 的經驗顯示，落後者的數量遠超過領先者。我們必須翻轉局勢，才能避免人類、利潤及環境三重損益值落入負數。

在此潮流中，CSA 致力擴大影響力評價資料規模，特別是在企業態度及採用情況的面向。展望未來，我們將持續發展影響力評價標準，以辨識各產業最為重要的外部效果。要求企業自行填

致謝

特別感謝 Angelo Ferro 貢獻寶貴專長，協助完成本文及 RobecoSAM 的影響力評價研究。

⁴ WBCSD – 世界企業永續發展委員會 (World Business Counci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RI – 全球報告倡議組織 (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
SASB – 永續會計準則委員會 (Sustainability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
CDP – 原名碳揭露計畫 (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

⁵ 有關改革現代投資組合分析，納入相互依存及企業對社會外部效果的必要性，請參見 “No Firm is an Island: using the SDGs to bridge modern portfolio management to the future.” Van der Meer, Michael. RobecoSAM Yearbook 2019 edition.